

凡人故事

# 漏气的车子

□ 郭亚格

下班的时候，发现车子漏气了。能感到那种瘪气的轮胎碾在路面上的无力感，我心里一凉，趴在地上看看，希望能凑合着骑回家。轮胎一直有慢杀气的毛病，隔几天打打气。既然不耽误骑，我就一直将就，这一凑合就是半年。下班急着回家，车胎却突然没气，好像一个女人对一件华服的期待，临了临了确告知没货，沮丧透顶。车子漏气，不是第一次了。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在洛阳上班，骑那种横梁的二八自行车，一礼拜回家一次，要穿闹市，过伊河，走田间小路，大概一个小时的路程。那时候年轻，精力充沛，从不觉累。回家途中总是满满的渴望，浑身都是劲，自行车被我蹬出了房车的幸福感，耳边风声呼呼，路边的杨树、桐树都被我抛在身后。过了伊河，路上行人渐渐少了，我就哼起喜欢的歌谣——在那遥远的小山村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，唱起那动人的歌谣。混搭是我永不改变的基础，几首熟悉的歌串烧，有种江湖任我游的潇洒感。大概是夏天吧，是个礼拜五，下班后我骑车往家赶，刚过伊河，就觉得骑车子好吃力，仔细一看是车胎扎了。前看看后瞅瞅，是返回洛阳还是继续往家赶？返回洛阳还要过河，前面一二里地就是村庄，归心似箭，我决定继续往家赶。也许。能借个气筒吧，对吧？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村里第一家大门紧闭，青涩年少，

灯下走笔

## 鞠躬尽瘁话刘恕

□ 杨群灿

宋神宗熙宁四年(1071)，司马光在万安山下、伊水之滨筑独乐园，编撰编年体史书《资治通鉴》。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，皇帝让司马光组建写作班子时，司马光首先推荐了比自己小十三岁的江西人刘恕，他说：“馆阁文学之士诚多，至于专精史学，臣得而知者，惟刘恕耳。”刘恕从小就十分聪慧，读书过目成诵，小伙伴们有什么问题，没有他不知道的，他对伙伴们说，其实书中什么都有，只要多看书就都明白了。八岁时，家中来客人聊天，谈起孔子，说孔子没有兄弟，刘恕立刻举《论语》“以兄之子妻之”一句以对，满座皆惊。十三岁时，刘恕拜谒晏殊，向他请教，反复诘难，连这位有名的“宰相词人”也被问住了。刘恕十八岁登进士第，主考官赵周翰提了二十几个关于《春秋》和《礼记》的问题，他都对答如流，先谈注疏，再列举先儒们各种不同的看法，最后发表自己的见解，主考官大为惊异，遂擢刘恕为第一；到国子监试讲经书，又列第一，一时名动京师。刘恕笃好史学，对上下几千年的史事，不论巨细，了如指掌，所以，在《资治通鉴》的编修过程中，刘恕最受倚重，被委为首席“著作佐郎”。遇到纷杂难治的史实，司马光多让刘恕处理，如五代十国这段历史，“群雄竞逐，九土

裂，传记讹谬，简编缺落，岁月交互，事迹差舛”，司马光认为“非恕精博，他人莫能整治”，因此五代的编写任务就交给了他们。《五代十国纪年》《十六国春秋》等都由刘恕独立完成，他还采集太古以来至周威烈王期间的史实，《史记》《左传》中没有载人的，编为《通鉴外纪》。编书的通部义例、编次安排、编修断限等问题，司马光都和他进行专题讨论。刘恕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史学，献给了《资治通鉴》，对编修《通鉴》出力最多，贡献也最大。协修《通鉴》时，刘恕嫌家中藏书不足，得知在亳州做官的学者宋次道家藏书丰富，就不远数百里跑去借阅，宋次道以丰盛的酒席款待他，他却说：“您应该知道，我是慕名来借书求知的，不是享受的，请您把酒肴都撤了吧。”刘恕昼夜口诵手抄，废寝忘食十多天，直到把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全部读完、抄完。宋次道赞叹说：“您这种吃苦精神真令人钦佩。”刘恕笑着说：“哪有什么苦啊？越读书越明理，我倒觉得有无尽的快乐在其中呢！”编书之余，司马光和刘恕等人经常上万安山游玩，有一次，见山道旁一古碑上刻着五代时一些将领的名字，众人都弄不清这是些什么人，刘恕一一讲出他们的事迹始末，大

都心急火燎。对门的小玉跑到我家说，她家亲戚有台收割机在邻村地里收麦，咱俩去叫车吧。我和小玉骑着地家的三轮车赶到邻村。收割机正在热火朝天的忙碌，和司机说了情况，他也同意，但要把这块地割完，还说要再叫一辆收割机也去。坐地头老等，不管太阳多晒，也不顾收割机扬起的麦灰多脏，我和小玉心里乐开了花，只盼着机器早一分钟开到自家地里。快中午时，司机终于忙完了，小玉坐收割机带路回去，我骑三轮车回去。那时候我只是刚学会骑摩托车，对三轮车是个小白，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就答骑三轮车回去。刚骑时还算顺利，但拐到村路上时，路一高一低，坑坑洼洼，车子不受控制，灭火了。正中午，大太阳晒着，烤的头疼，路上连个人也没有，我连打几次，车子像睡着了一样，没一点反应。一上午蹲在地头等车，没喝一口水，喉咙冒烟，现在车又打不着了，真的是欲哭无泪了。坐地等车，自己的牛脾气又上来了，推车回去，那情形也只有这样了。那时候也没电话叫不来救援，车子扔路边又怕丢了。火辣辣的大太阳，晌午的麦田里，一手扶把，一手拽着车厢，一个女人用尽浑身的力气，推着一辆破三轮车，弯腰弓背，身上的汗水顺着衣服噗噗地淌。宠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望天上云卷云舒。生活里很多猝不及防的意外，我们要学会坦然去面对，而不是怨天尤人。

家回独乐园查看史书，果然如刘恕所说，一点也不差。

刘恕为人廉洁刚直，曾当过巨鹿主簿和和川县令，对质朴厚道者，他会亲之如兄弟，对奸佞谄谀之徒则疾之如仇，史书说他“严簿书，束胥吏，抚鳏寡，绳豪猾，纤细曲直，可为后世法”，当时的能吏都自以为不如。在政治上，他虽然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，但决非趋炎附势之徒，当面表示赞成，背后进行诋毁，而是“面指其事，是曰是，非曰非”，“议其得失无所隐”。刘恕家里非常贫困，但一毫也不妄取于人。有一回，他从独乐园南归省亲，时令已届初冬，可还没有御寒衣物，临行时，司马光送给他几套衣服和一床旧豹皮褥子，他再三辞谢，司马光执意要送，他只好勉强收下，走到颖州时，将司马光所赠之物全数寄还。刘恕虽然博学，但并非刚愎自用之人，他曾著书自讼，称自己有“二十失”“十八蔽”，及时反省自己并改过，这种“自攻其短，不舍秋毫”的坦荡胸怀，令人肃然起敬。熙宁九年(1076)，刘恕患风痹，右手足偏瘫，但病魔没能夺去他著作史书的坚强意志，虽卧病在床，还借别人的书来参校自己所著之书的是非得失，仍然“苦学如故，少闲，辄修书，病亟乃止。”元丰元年(1078)九月，刘恕去世，享年四十七岁。对刘恕的死，司马光非常痛惜，在为刘恕《通鉴外纪》作的序中，司马光感叹道：“嗟乎！以道原(刘恕的字)之耿介，其不容于人，齟齬以没固宜，天何为复病而夭之耶？此益使痛惋愧而不能忘者也。”

开卷有益

## 西瓜酱豆

□ 赵静玉

突然就想起了西瓜酱豆，隔着三十年的时光，那浓浓的酱香依然清晰地唇间流淌。伴着儿时的炊烟，在村庄的上空弥漫着，弥漫着……自此那味道便时时萦绕心头，挥之不去，总想亲手做一次西瓜酱豆。可传统西瓜酱豆的做法繁琐复杂，从煮豆、捂豆到晒制成功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。让从未做过西瓜酱豆的我只能望而却步。在网上搜西瓜酱豆，各种品牌，各种口味的让人眼花缭乱，无从选起，还怕不是小时候的那个味儿。就这样心心念念着，犹犹豫豫着，始终未能吃到西瓜酱豆。偶尔在网上看到一个西瓜酱豆简单快捷的做法，关键是不用捂豆子。这一下调动了我的积极性，迫不及待地买来做西瓜酱豆的材料，黄豆、甜面酱、西瓜。反复把视频看了多遍，开始付诸行动。提前把豆子泡好，煮熟。吃过晚饭，洗刷完毕，开始专心制作西瓜酱豆。按照网上的方法，热锅加油，放各种调料炸出香味，然后放豆子炒制。母亲见状也来帮忙，一边挖西瓜瓤一边说：“那时候咱家做西瓜酱豆，给你外婆家拿点儿，吃完了又来要，给你爷爷送点儿，吃完了又来要……”母亲已陷入了回忆当中，我一边听一边翻炒着豆子，待豆子变色，放入西瓜瓤开始了漫长的熬制过程。图片那几日正好脚受了伤，一到晚上就胀痛难忍，母亲让我休息一会儿，她来翻炒。我固执地一定要亲自做完整整个过程。索性搬来一把高凳子坐在灶台边以减轻脚上的负担。锅里的豆子咕嘟冒着泡泡，升起薄薄的烟雾，我的心也跟着飘回了童年时代。记得有一年突然就流行起了做西瓜酱豆，酱香时不时的飘在空气中，钻进鼻子里，我贪婪地吸着鼻子，判断着谁家在做酱，是和大葱一起炒，还是和青蒜、辣椒一起炒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这香味无疑是诱人的，它搅得我肚里的小馋虫躁动不安，便缠着妈妈给我们做西瓜酱豆。每天忙忙碌碌的母亲哪有时间呀，可经不起我的软磨硬泡，答应了我的要求。母亲把煮好的豆子，拌上面粉，平铺在簸箕里，用小棉被盖上，名曰捂豆子。我总是按捺不住好奇心，偷偷掀开了来看。看着它慢慢地变了颜色又长出绒毛，这个过程好神奇。等绒毛由白变成黄绿色豆子也就捂好了。然后把霉豆子、西瓜瓤、大料、盐搅拌均匀，装在一个大盆里，蒙上纱布，放在太阳底下，开始了漫长的晒制过程。图片酱豆喜欢阳光，母亲把酱豆搬到房顶上阳光充足的地方。我和哥哥每天放学总喜欢爬上房顶看酱豆的变化。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在风儿的轻抚中，在时间的酝酿里，还有我们殷切的期盼，豆子的颜色由浅变重，香味也慢慢地激发了出来。不过这时候的香味是含蓄和深沉的，当酱豆和热油相遇，香味便被激发了出来，热烈奔放，迅速笼罩了整个村庄。我们迫不及待地拿来白馒头，掰开来夹了炒好的酱豆，大快朵颐，那真是无上的美味。锅里的水分慢慢减少，豆子和西瓜瓤已经融合在了一起，倒进去一袋甜面酱，搅拌均匀，有了那么一点儿酱香飘散出来。略微翻炒，关火，酱也就做好了。只是没有记忆中那浓郁的香味，诱人的颜色。

看着那一锅自己历经一个多小时做出来的西瓜酱豆，久久不敢下箸尝试，怕不是那个味儿，怕破坏了心中美好的记忆。转念一想，味道的好坏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在制作的过程中，唤醒了我的童年，让美好的时光又鲜活地呈现在我的面前，使心灵得以慰藉，这就足够了！

读书随笔

## 路过童年的“墙上风景”

□ 苗君甫

女儿朵朵放学回家又拿了奖状，骄傲地说：“妈妈快看，我的奖状快贴了一墙了！”看着这些奖状，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多年以前。多年以前，乡下的老家还没有砖墙，家家户户盖房用的都是加了麦秸秆的泥巴墙，讲究的人家还会用报纸糊墙。一来可以防止碎土掉落在床上，二来可以装饰、美化墙面。糊了报纸的墙面再也不是寒酸贫苦的模样，瞬间变成了包罗万象的广阔世界，可以让我们心宽八尺、神游万仞，还可以让我们虽不能至、心向往之。早上不想起床的时候，我就裹着被子、歪着头看报纸上的字，发黄报纸上的一切“旧闻”都是乡下孩子最热切的盼望，还不识字的年龄却对眼前的横平竖直充满着好奇和热情。我一个个地指着问父亲：“这是什么字？那是什么字？”父亲从不厌烦，一遍遍地教我，偶尔遇到他也不认识的，父亲就会捧出他更为古老的宝贝——四角号码查字的字典，查到之后再告诉我。小小的我，对墙上的报纸和父亲的字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父亲指着墙上的“人、口、手”教我，而我经常故意在墙上的报纸密密麻麻的字里找一个很复杂的字来“考”父亲，父亲不仅不生气，还表扬我“有心、用功”，父亲说：“啥时候你能把报纸上的字读个一少半就好了……”于是，从一面墙开始，父亲开始教我认字，今天认十个，明天认十个，积少成多，慢慢地，我可以认读一些标题了，再后来，我可以看懂一句话、一段话、一篇“旧闻”。父亲“考”我的时候，总会问我“什么字怎么写”？我就火速在已经“读”了无数遍的墙上找那个字，顺利找到时候，我就会骄傲地告诉父亲：“就像报纸上这个字一样写。”父亲欣慰地微笑，就像老农看着自己精心种下的小苗在渐渐生根发芽一样，他已经在畅想收获的季节。自己家里的墙“读”完了，父亲就带着我串门，看别人的墙上贴的是什么，因为有一份未知的惊喜在里面，去别人家串门并“读”人家的墙，是我童年时代最奢侈的记忆。于是，我“读”了李大娘家贴了年画娃娃的墙，“读”了张大哥家贴着的明星照片和风景照，还读了陈大婶家贴了半墙奖状的墙，从“墙”开始，我以识字为荣，以拿奖状为动力，直到那一年我的第一张三好学生奖状被父亲郑重地贴在了墙上。墙上的奖状越贴越多，父母的的笑容也越来越舒心。一张张，一排排，贴满了一面墙的奖状，就是独特的家庭风景和文化。天气好的时候，阳光从瓦屋的缝隙里射过来，洒落在金色的奖状上，仿佛梦想都在闪闪发亮。如今，老家拆迁，童年时“读”过的墙早已经不复存在，丰富过我童年记忆的“墙上风景”也已经荡然无存，但我依然记得人生识字“墙”上始的奇妙无穷。

静思

灯下漫笔

## 初为人妻

□ 宁妍妍

在网上看到一个短视频，一个男的每次出车回来都给他媳妇捎回一大堆脏衣裳。这让我一下子想到了我刚刚结婚的时候。那时，公公和小叔子也是跑大货车的，一出去就是个把月。每次回来，他们都会把车上的被褥和脏衣裳放在市区我家，他们再回老家。加上司机，三个大男人用过的被褥简直能把我熏晕，那浓重的烟味和脚臭气充满了房间，堆在如山一样。当时，我23岁。说实话，当闺女时，从没洗过这么多衣服，更没拆洗过被褥。可如今我已为人妻，虽不乐意，但还是耐着性子把所有衣物都洗得干干净净。没多久，小叔子的女朋友带着她的一位女性朋友来我家住。两个姑娘都是从老家来洛阳找活干的，来之前，婆婆给我打电话，说先让她们住在我家。我刚结婚，又内向腼腆的很，就没说话。每天下班后，我都会赶回家做晚饭，做好后，再喊俩姑娘吃。好多次，到第二天了，俩人头天吃的饭碗还没有给我送到厨房。她们上班早，走后，我再到她们房间里拿。有时候，孩子爸下班早，我还没有下班，他就去接我。说和那俩闺女在家太尴尬。俩姑娘在我家住了两三个月，因手机卖的不好，拿不到几个钱，不干了。过了没多久，不知因为什么，这个女孩儿和小叔子分了手。一年后，我的宝宝即将出生。小叔子也刚交了新的女朋友。我怀孕后把工作辞了，在家附近开了一间土杂店。面临生产，我和孩子爸打算把店关门一个月，待我出了月子再开门。婆婆说，不用关门，让小叔子的女朋友

来帮忙看店。我和孩子爸都认为那样做不妥，但婆婆一再劝说，很是坚持。我俩也不好再反驳。在我家坐月子时，婆婆担心小叔子的女朋友一个人在店里没人说话，就让小姑子来帮忙。当时，小姑子的女儿才八个月，就抱着女儿一起来我家。那时因为某种原因，大货车已卖，都住在我家。九十平米的房子，总共住了九个人。我们一家三口在次卧。小姑子和闺女及婆婆在主卧。小叔子的女朋友住在书房。公公和小叔子在客厅打地铺。后来，小叔子和他的女朋友在我家附近开了一个蔬菜店卖菜，还住在我家。全家人的日常生活，我负责煤气费和水电费及基本开销，小叔子和他的女朋友提供蔬菜。每天晚上我从店里回来走到楼下，都能听到四楼的家庭里传出大声说笑的声音。打开大门，映入眼帘的是地上的十几双鞋。客厅的电视，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。好多次，凌晨三四点上卫生间，电视还没有关……我生性内向，喜欢安静。因此，到家后我就在我们的卧室里待着。公公和小叔子都抽烟，这样还可以避开客厅里那浓浓的烟味。九口人的家，上厕所要排队，热水器里的热水也用的非常快。我每天晚上到家后，太阳能的热水都用完了，再上的水是凉的，不能洗澡。大夏天，不洗澡咋睡？我会烧壶热水，擦擦身子。把洗净的衣服晾在自己房间的衣柜